

# 百岁日本老兵在华行医六十年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中国山东济南市为当地群众治病 60 多年的日本百岁老人山崎宏,11 月 13 日受到日本总理大臣表彰。当天,日本驻青岛总领事斋藤法雄夫妇到济南,祝贺山崎宏 101 岁生日,并向他颁发表彰状。

1908 年,山崎宏出生在日本冈山县真庭市,1937 年被迫参军前往中国,后因目睹日军暴行,“一颗子弹也没打”就当了一名逃兵。日本战败后,为了赎罪,山崎宏留在中国,为当地医疗事业贡献了一生。此次获奖让山崎宏很高兴,他表示,愿意为中国人民奉献一生,并称“一直以赎罪的心情坚持到现在”。

## 目睹日军暴行 决心逃离

1908 年 11 月,山崎宏出生在日本冈山县真庭市。父母早逝,山崎宏在哥哥姐姐拉扯下长大,进入大学读医科。他本想安安稳稳做一名医生,但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向中国大举增兵,要求每家出壮丁,逃跑者要被枪毙。当时,山崎宏的哥哥已成家,为了保全哥哥,山崎宏穿上军装,作为为军马治病的兽医来到中国。

从进入中国的那天起,山崎宏的噩梦便开始了,从天津到河北,从河北到河南,他一路目睹日军暴行。山崎宏意识到,日本国内宣传的“大东亚共荣圈”其实是赤裸裸的血腥侵略!

1937 年 11 月的一天,在河南郑州的日本军营里,山崎宏看到几个日本兵从一个中国妇女怀里抢过一个两三岁的男

童,将他活活掐死。山崎宏上前阻拦,却被推到一边。

这件事让山崎宏深受打击,他下定决心,就算被枪毙,也要逃走!

一天晚上,山崎宏趁哨兵睡着了,蹑手蹑脚地走出营房,向东狂奔,一口气跑出好几十里。身上没有一分钱,山崎宏只好去乞讨。他不敢说话,生怕暴露了身份。中国老百姓通过他身上的军服辨别出他的身份,可还是给了山崎宏吃的,山崎宏感动得“蹲在地上呜呜哭了起来”。

在恐惧和饥饿中,山崎宏昼伏夜行了 4 天,晕倒在一个农户门前。这户农家的主人——善良的中国农民夫妻救了他。离开前,这对夫妇还给他准备了便装和干粮。山崎宏眼含热泪,向恩人深鞠一躬,继续赶路,最后在山东济南落脚。

## 和中国小伙结缘

在济南,山崎宏改名换姓,在日本控制下的济南铁路局找到了一份差事,在华东交通公司看管材料库。材料库建在铁路旁,里面堆满了毛毯、棉被等军用物资。上班第一天,上司告诉山崎宏,“刁钻”的中国人经常在夜里摸进材料库偷东西换钱,捉住他们,可以就地枪毙。

但在山崎宏心中,中国人并不“刁钻”,他们偷东西换钱是生活所迫。一天夜里,有人到材料库偷东西,山崎宏假装熟睡,让他们拿着东西离开。

山崎宏甚至帮助中国人偷东西。一天夜里,他听到外面有人窃窃私语,便悄悄躲到一边,只见 3 个穿着破烂衣服的小伙子,吃力地从铁窗缝里往外拉一床毛毯,毛毯被铁丝钩住了。山崎宏上前把毛毯卷好,扔出窗外。

毛毯会自己飞出来?窗外的 3 个小伙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大着胆子爬进材料库,想看看是怎么回事。这时日军巡逻兵来了,山崎宏赶忙示意 3 人躲到床下。巡逻兵走后,山崎宏让 3 人赶快离开。

3 个小伙子忙不迭地离开,山崎宏见他们没来得及拿毛毯,就追上去,塞给他们两卷毛毯。

多年后,山崎宏向中国媒体谈起这件事时表示:“我当时就是想报答中国人的衣食之恩,我也深知战争让很多中国人受苦受难,希望能帮助中国人。”

后来,山崎宏在铁路局的工地上遇到了那 3 个做苦工的小伙子,他们彼此点点头,会心一笑。

军用物资接二连三丢失,日军怀疑山崎宏和外人串通,监守自盗,便把他抓起来,让他跪在带钉子的硬木板上,用皮鞭打得他死去活来,让他供出偷东西的人。山崎宏一口咬定此事与他无关。最后由于没有证据,此事不了了之。

那 3 个中国小伙子知道此事后,跑来看山崎宏,要和他结缘,他们对山崎宏说:“你重情义,是条汉子,跟咱山东人脾气相投!”结缘后,他们把山崎宏带回家,请他喝酒,给他做新衣服。3 个小伙的父母收山崎宏为义子,并以父母的身分为他张罗婚事。

## 响应毛主席号召,为人民服务

不久,经人介绍,一个从河北唐山逃难到济南的女子成了山崎宏的妻子。她有过一次婚姻,还带着一个女儿。山崎宏把这个女儿当成亲生的,还给她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山雍蕴”。

1945 年,日本投降后,山崎宏没有像其他日本人一样回到国内,而是留在中国。他给家里人写信,全家人欣喜若狂,他们以为他早已战死,牌位已供了多年,还给他修建了坟墓。

哥哥让他回日本,山崎宏却说:“我要留下赎罪,也要报恩。”他在济南开了一家诊所,已能说流利的汉语。他在广播里听到一个叫“毛主席”的人,告诉人们要“为人民服务”。

山崎宏说:“毛主席发表讲话,欢迎在华的外国人留下来。我当时认为,中国的贫穷,日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建设正需要人,我怎么能走呢?”

但很多人信不过他这个“鬼子大夫”,很少有人上门来看病。一次,山崎宏听说有人“打摆子”,就上门治好了病人,找他看病的人才多起来。

刚刚摆脱日本侵略的中国,很多人看不起病,山崎宏经常免费为病人送药。病人不好意思去他那里看病,他知道后就上门询问病情,并送去药物。山崎宏一家经常饿肚子,邻居们东家一碗稀饭,西家一个窝头帮他们。

## 谢罪念头藏了一辈子

山崎宏说,起初,他只是用自己的医学知识给中国人看些简单的病症,慢慢地开始自学中医。“病人都叫我‘山大夫’,看到很多病人通过我的诊治恢复了健康,我很高兴啊!”

新中国成立后,山崎宏的诊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变成了联合诊所。再后来,他成为当地卫生院的医生,即使深夜有人请他出诊,他也点上油灯,拿上一根棍子上路。那根棍子是

用来防狼的,当时济南郊区时常有狼出现。

回忆起这些事情,山崎宏轻描淡写地说:“就那么回事!”在他心中,“向中国道歉”的念头藏了一辈子。

1966 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山崎宏一家没有受到冲击。有一次,山崎宏看到正在书写的大字报,题目是“打倒刘山奇”。山崎宏的妻子姓刘,他连忙去找医院领导,问是不是要打倒他。领导调查后告诉他,不是,是别人。领导告诉山崎宏:“你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留下来帮助新中国搞建设的,是保护对象。”

山崎宏一直在郊区小医院里工作,“我就想当个平头百姓,给老百姓和穷人看病。”医院给他涨工资,他说什么也不要,全让给别人,每月 83.6 元的工资他领了近 20 年。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一位日本大使到中国,他问山崎宏:“我听说现在还有中国人叫你‘鬼子’,你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山崎宏回答:“他们恨的是当年的日本人,正因为这样,我才能留下来替日本人赎罪。”

## “他把自己捐给了中国”

山崎宏将中国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1976 年,山崎宏被批准回日本探亲,恰逢周总理去世,他于是写信跟家人说:“家里出了丧事,我不能走!”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山崎宏才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日本。

哥哥、姐姐看到弟弟回家非常高兴,很快在当地医院为他找了一份工作,月薪 30 万日元,在当时的日本属于高薪。山崎宏婉拒了哥哥姐姐的好意,原本 6 个月的假期,他只休了

3 个月,便回到了济南。

山崎宏的家人盼着他能从日本带些洋家电回来,他只带回一台别人不要的 14 英寸彩电,还自掏腰包买了一堆日文科技图书,再加上募集到的,总共上万册,全部捐献给济南市图书馆。

山崎宏还捐献给卫生院一部心电图机,并把中国政府给他的补助捐给一所学校。直到今天,山崎宏都会把每年收到的日本政府发的养老金,折合人民币一万多元,以各种方式捐出去,“从来不与家人商量”。汶川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山崎宏捐款了 4000 元,并让女儿也捐款了。

1983 年,日本和歌山市打算与济南市结成友好城市。作为牵线人,山崎宏自己掏路费,频繁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

许多当地人表示,他们小时候生病都找山大大夫,如今他们有了孩子,也会找山大大夫看病。

多年在中国生活的山崎宏说一口济南话,放弃了吃大米干饭的习惯,改吃馒头,稀饭。要说他身上还有什么日本痕迹的话,就是每天早晚用温水擦澡,从不间断。

2007 年年底过百岁生日(虚岁)时,山崎宏老人完成了自己最后一个心愿:去世后捐献遗体,做医学研究之用,济南市市中区红十字会接受了山崎宏的申请。

如今,101 岁的山崎宏老人依然悬壶济世,每天在诊所里坐诊两个半小时。今年 11 月 13 日,受到日本总理大臣表彰的山崎宏很是高兴,表示将继续“发挥余热,为中国人民奉献一生”。女儿山雍蕴说:“他把自己捐给了中国。”

据《青年参考》

# 戒网瘾中心老师唆使学生吸毒

不久前,有学生家长向媒体反映,江西省南昌“阳光我能行”教育训练学校的老师樊某唆使该校毕业生吸毒。

对于普通学校而言,这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为什么却在阳光我能行教育训练学校发生?

这所“学校”并非普通的学校,而是针对“网瘾少年、学困与问题学生”的一所“未成年人转化教育新型特色素质教育学校”。

11 月 6 日,记者为此来到了南昌市东湖公安分局治安大队。

## 教师助学生吸毒

记者了解到,事情发生在今年 8 月 7 日。该校两名学生“毕业”,来自河北的学生袁某告诉父亲想上街买衣服,其父给了袁某 500 元,于是袁某在该校教师樊某的陪同下,与另外一名“毕业生”李某,前往莲塘县城买衣服。但在莲塘县城街上,袁某告诉樊某,他不想买衣服了,问樊某哪儿能买到 K 粉(一种毒品——记者注)。

樊某作为该校教师,非但不劝阻学生,反而通过朋友等多方渠道,给袁某买到了 50 元的 K 粉。随后,樊某叫上自己的 3 个朋友,和两名学生来到南昌市福州路某酒吧。在樊某的两个朋友和两名学生在吸食 K 粉时,被警方当场抓获。

学校副校长何光照承认确有其事。何副校长说:樊某之前在南昌市某派出所工作,今年 4 月应聘至学校从事教官工作。但由于在前两个月的试用期间,校方因樊某违反校纪校规等原因,并没有正式聘用樊某。

然而,据该校招生办主任张爱军透露,该校新进教官和老师,只有一个月的试用期。

记者在警方出示的案卷中看到,樊某今年 20 岁,南昌莲塘本地人,曾在新疆服过兵役,并未在派出所工作过,到该校任教前无固定职业。

有学生偷偷告诉记者,那个“很坏”的樊教官,是今年 8 月才离开学校的。

## 学费很贵,校舍很破

11 月初,记者在南昌莲塘县的一个偏僻处,找到了这所学校。

学校里,“善解天下父母心,巧夺国家栋梁材”、“深入开展创建活动,推进教育事业发展”、“热烈欢迎市劳动人事局领导来我校考察”的横幅四处可见。

南昌阳光我能行教育训练学校创建于 2006 年,其宣传册上称“是经南昌市教育局批准成立的一所达标未成年转化教育新型特色素质教育学校”。专门针对“上网成瘾、贪玩厌学、网恋早恋、夜不归宿、离家出走”等行为不端的“网瘾少年、学困与问题学生”进行教育训练。

学校目前有 60 余名学生,“澳大利亚、中国台湾和香港

来,全国各地都有。”学校的办公室主任领着记者参观学校时,很骄傲地介绍。

在学校的会议室,以及学校驻南昌办事处的办公室里,“中国教育十大诚信品牌”、“全国深化实施素质教育典型学校”、“江西十大杰出职业教育培训品牌”、“江西教育最佳办学理念”等几十块各级荣誉牌匾挂满墙壁。

点击进入该校的官方网站,“学校概况”中介绍的该校“头衔”更多:“全国戒网瘾学校唯一一所全国深化实施素质教育典型学校,全国教书育人先进单位学校,全国创新管理改革品牌学校等等。不少家长是冲着这些“荣誉”选择了该校,尽管学校的收费昂贵。

该校收费以半年计算,学生一进校,需缴纳 21600 元,包含基本建校费 3000 元、半年教育训练费 18000 元,以及备用金 600 元。家长被告知,如果学生提前离开,除了 600 元备用金,其他所有费用不退。

“真烂,还不如我曾经看到的贫困山区的校舍。”一位前来实地“考察”的家长偷偷向记者感慨。记者走进男生宿舍,看到天花板上的吊顶很多被脱落,有些已经摇摇欲坠。宿舍的铁窗锈迹斑斑,木门已经残缺不全。对此,招办主任张爱军解释,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苦”环境,这些孩子缺乏的是苦难教育。

## 回到宿舍,即被铁门反锁

女生下课了,排队回到宿舍。随即,教官将宿舍外的大铁

门上锁。带女生的薛教官说,平时女生回到宿舍都要锁上大铁门,因为担心她们不能吃苦、不适应这里的生活而逃跑。

今年 3 月,学校就发生过一次“学生集体密谋逃跑”,有教官还被学生连捅两刀。后来,这些逃跑的学生被学校抓回来,“每人被狠狠地抽了二三十鞭。”采访中,当着学校总教官的面,学生胡少钦承认确有其事。

为什么学校到处是铁门?新来的总教官对记者的疑问很不以为然,他说,这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同类学校都是这样做的,其他学校更厉害,除了铁门,还有高墙。毕竟来这里的孩子都是问题少年,自律性很差,需要更多的看管。

## 经常挨打的学生:学校“A 东西”成风

今年 7 月,家住北京的蔡先生从网上得知这所号称“中国青少年戒网瘾中心”的学校后,不顾妻子的反对,把 17 岁儿子送到这所学校,因为儿子“不读书,只喜欢玩电脑”。

交清两万多元的费用,学校告诉他,3 个月内不能来看孩子。

3 个月一过,蔡先生满怀信心与希望去南昌看望儿子。然而眼前的儿子,却让他痛心不已。儿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爸爸,我老挨打,但不能说。”直到一家人离开南昌回到北京后,儿子才把“学校的真实情况”告诉了父母。

“刚进去的一个月里,几乎天天挨打。进去的第一天,(他们)就让 5 个老生打我,教官

也不管。还把我带去的洗发水、衣服、鞋子等生活用品全 A 走了。”蔡先生的儿子告诉记者,这学校可黑了,有些教官特别“垃圾”,最喜欢 A 学生的东西(注:“A 东西”为该校学生内部用语,指有些老师随意、无理由,强行拿走学生的物品)。

“有一天,让我们从早上 8:30 蹲到 11:00,此后再一周里我的双腿都黑肿黑肿的。在网教官班里,经常挨揍,学生也经常打群架,3 个月里我见过两回,一个把锁骨打折了,一个头被打破了,缝了 40 多针,两个学生手都断了。学校事后却告诉家长,伤是学生爬楼梯摔的,这太恐怖了!”

“这学校可会作秀了,一来家长、领导就让我们排队欢迎,然后摆样子让我们站军姿、训练给他们看。”

“还好,第二个月我孩子转到别的班去了,那个班的朱教官就不打人。不然的话,孩子不知道要受多少苦!”蔡先生说,儿子后两个月的“幸运处境”多少给他带来些安慰。

## 家长:孩子回到家还是想上网

与蔡先生一样情况的家长还有不少。

11 月 1 日,近 20 名分别来自新疆、北京、天津、四川等地的学生家长,来看望他们在这里接受“借鉴美国西点军校教育模式”培训的孩子。

当初从中央电视台少儿栏目中获知该校的一位新疆家长,则显得很忧郁。在校门口一下车,他看到自己的孩子站在整齐欢迎队列中,竟掏出手

帕哭了起来。

天津的一位家长,又是失望又是后悔,感觉“被他们骗了”,她告诉记者:“学校根本没有他们宣传的那样好。”她还说,她的孩子瘦了 20 多斤,每天没有水果吃,还患了皮肤病。

对此,何光照解释:“孩子瘦是正常的,不瘦的话说明我们的教育失败了。这里哪能跟他家里比,但我们每周有 3 次水果发放。北方人来南方多少有点水土不服,过阵子习惯了就会好。”

来自武汉、四川的两位家长,则把孩子都接了回去,他们都交了半年的学费,但都未到期。之后不久,这两位家长告诉记者,孩子没有多大变化,回到家里还是想上网。

何副校长说,这里只是传统正规教育的补充,这些孩子坏习惯根源在于社会这个大环境,家庭、学校、社会都有责任,但家庭教育是最主要的。我们以前毕业的学生也出现过“反弹”的,这说明孩子变了,家长没变,也是不行的。

学校的宣传册页上,这样写着:据统计,从南昌阳光我能行教育训练学校已毕业的近 500 名曾经顽劣的学员中,有效转化率达到了 99.6%。

今年 11 月 1 日,学校聘请原天安门国旗班班长张燕辉作为学校军事总教官,还为此轰轰烈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张燕辉告诉记者,学校以前发生的事情,他不是很清楚,但他来了以后,要全面整改,对教官实施培训,请记者拭目以待。

据《中国青年报》